

文化视野

商丘:让考古来正名

□ 任飞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部大制作——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强大的专家学者阵容、宏大的场景复现、极富感染力的电视旁白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大众化解读,都让人耳目一新。于是,急忙逐集看下去,但仅仅看到了第七集《殷商兴亡》,就发现了超出我以往认知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殷商兴亡》这一集里,片中提及的《诗经·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地方被说成了不可考;“商汤都亳”的“亳”说成了河南偃师;就连纪念商朝名相伊尹的伊尹祠,取景地也舍弃了伊尹墓园的商丘而选择了河南嵩县。总而言之,一句话:殷商兴亡,根本没有商丘什么事。这对于工作近三十年、大部分时间在商丘历史文化类节目的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的。

于是,果断弃坑不看,并且一直因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为什么这个从考古角度诠释中国历史的片子,提到“殷商”的时候会如此刻意地忽略掉商丘呢?

直到前几天,看到了新华社记者桂娟、石林静采写的一篇文章——《商丘寻“商”》,文章中的这一段话,似乎让我找到了答案。

“寻找商族起源,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国学大师王国维采用的是‘文献法’。他通过整理传下来的各种文献后认为,商人的先祖最初居住在商丘一带。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邹衡采用的方法可以概括为‘陶器法’。通过研究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可确认的商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邹衡发现商朝人普遍使用的陶器是‘以鬲为代表的灰色绳纹陶器’,但商丘地区发现的年代相当于商早期甚至更早的陶器,普遍是以鬲为代表的素面或者素面带有抹痕的红褐色陶器。因此他坚信这是两批不同的人,因而商族不可能起源于商丘。”

邹衡的理论在考古学界拥有大批信从者,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中的殷商起源巧妙地避开了邹衡,也就不难理解了。所幸,商丘的名字早就已经打上了“商”的烙印,她一直是历史学家心中的“殷商之源”;所幸,还有一批更加严谨执着的考古学者,他们坚信在商丘这片土地上,一定能够找到商人及其祖先最初的足迹,并且因此开始了持续二十多年的不懈探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商丘古城南启动的那次中美联合考古发掘,刚刚上班不久的我是到过现场的,但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在找什么,接到的任务就是去一个考古现场拍些镜头,拍完可能就要回镇了。

记忆中,那次采访似乎是早春的天气,麦苗有些泛青,但在湿漉漉的春雨中,野外还是显得有些萧瑟。我和摄像的同事走在泥泞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拍,算是拍下了考古探方回填以前最后的影像。但因为当时并没有留存资料

的意识(更重要的原因也可能是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发过新闻之后录像带就重复使用了,所以现在也就找不到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十多年。2004年暮春,商丘准备召开一个论证商业起源的研讨会,为了给研讨会前期造势,台里让我负责做了一期名为《商祖溯源》的系列访谈节目,还做了几集探寻“商之源”的专题片。通过大量的采访,心里算是有一些商丘与先商文化有关的概念。后来,商丘市委、市政府又邀请全国各地的80多名专家学者来到商丘进行论证,要求商丘电视台进行全程录像,而且要采访到与会的每一个专家。这些专家里,就有十多年前在商丘进行考古发掘的中美联合考古队的后期中方领队张长寿先生。

然而采访并不顺利。在最终的结论出来之前,专家们对发表观点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对正在论证的问题也是三缄其口,所以我们只采访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专家,其中就有张长寿先生。

彼时的张长寿先生已经是满头白发。采访他的时候是在专家们参观商丘古城的间隙。他对我提出的关于那次研讨会的问题未置可否,倒是很深情地回忆起在商丘发掘宋国故城的日子。他具体说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采访结束时,老先生从张巡祠大殿的檐角抬头望出去,目光停驻的地方,是飘荡于天空的朵朵白云。我当时就想,先生可能又陷于当年在商丘进行考古发掘的回忆之中了吧。

在商丘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5月16日,“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成功举办,专家们依据详实的历史资料和个人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商业发源于商丘进行了广泛的论证,得出了“商人商业起源于商丘”的结论。2004年5月20日,新华社发出了一篇通稿:《专家考证:中国商业起源于河南商丘》,通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研究商业起源和发展,不仅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从历史积淀中寻找、挖掘和培育当代中国商家的文化和精神,构筑中国商家的精神文化体系,为中华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这对于因为黄河多次泛滥淤积、历史古迹深埋地下的商丘来说,是姗姗来迟的公平,也是振奋人心的曙光。

“商人商业源于商丘”这一结论,后来被编入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从2006年开始,以拜谒商始祖、传承中华商德为主题的“中国商丘国际商文化节”每两年召开一次,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八届,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亲商文化盛事”之一。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历届国际商文化节我基本都有参与,并且连续七届担任拜谒仪式电视现场直播的撰稿人。为了搜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充实进解说词,我接触到了商丘研究考古和历



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启动仪式。

本报记者 白鹏摄

史人文的一些专家学者,历史学博士、商丘师院李亨教授和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良田院长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跟他们的交往中,我也逐渐培养出了对商丘历史文化方面的浓厚兴趣,就在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专门开辟了一档历史文化类节目《商都写真》。节目最火的时候,每周期的节目收视率直逼天天更新的电视新闻,商丘电视台还依托这档节目顺利加入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电视协作网,精心挑选的十多集历史文化系列片还通过中国黄河电视台在北美卫视和美国斯科拉频道陆续播出,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商丘厚重的人文历史,当然这是后话。

有了学术界的有力论证,后来,商丘打出了“三商之源、华商之都”的城市名片,并且对于“三商”开展了全方位的解读:商丘是商族的发源地(玄鸟生商)、中国商业的发源地(王亥经商)和商朝的第一个建都地(成汤都商)。但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叫响“三商”品牌,其中的有些说法还是颇有争议的。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任河南考察调研,做出了“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的重要论述,更加激起了每一个商丘人对这片土地厚重历史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商丘的城市名片,也甩出了更加耀眼的高度:“殷商之源、通达商丘”、“游商丘古城、读华夏文明史”。这是商丘人向世界发出的热情邀约,因为自信于古城的历史,所以才更有了邀约的底气。与此同时,商丘市委、市政府也加快了增强城市文化自信的步伐:成立殷商文化研究会、升级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积极协调重启宋国故城的考古发掘。这一系列的组合拳,无疑又开启了商丘探寻殷商之源的加速度,所以更让每一个商丘人热血沸腾。

2021年4月20日,一个与节气极为不符的湿冷天气,天空飘着

蒙蒙的细雨。临近中午,我接到王良田院长的电话,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前的勘探工作已经开始,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杨振涛教授正带领一支由地球物理学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团队正在进行田野勘探,我赶忙与摄影记者赶往现场。因为下着雨,开车走在满是泥泞的乡间路上本就不易,导航又给我们开个玩笑,折腾了半天才到达勘探地点。

说是田野勘探还真的是名副其实,这里果然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田野。王良田院长告诉我,这里应该就是二十年前考古勘探时测定的宋国故城的西城城墙南段。看着在雨中摇曳的大片麦田,忽然间就想起了《诗经·国风》中的几句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啊,他们到底心中何求呢?是为了那个执着了二十年的宋国故城考古之梦吗?

现场一片忙碌。勘探队员们有的正在麦田里忙着打桩布线;有的紧盯显示屏看曲线的跳动;有的在图纸上画着什么。杨振涛教授笑着说:我们在给大地做心电图,利用雷达磁性极化的特性探测地下的异常,由此可以确定城墙的具体位置。

四月底的天气,本来已经是春暖花开,但连日阴雨温度骤降,我穿着厚厚的毛衣都感到了寒冷。一个穿着单薄的女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已经让看着不忍的同伴们赶到车上去暖暖和一下。杨振涛教授只穿了一件红色的长袖体恤,我问他不冷,他回答:不冷,我带着口罩呢!一句话让我哑然失笑,却也想试试这句话的真假,赶忙回头去车里拿个口罩戴上,不再有冷风钻进鼻孔,感觉上果然不是那么冷了。

就这样,勘探队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整整忙碌了一下午。这场景,让我想到了当年去拍宋国故城回填前的那场雨。走过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所幸的是,宋国故城考古重启,离探寻殷商之源的脚步,

似乎更近了一些吧。

经过前期的一系列勘探工作,5月20日上午,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目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这一次组建的考古队,比20年前的中美联合考古队阵容更为强大,队员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南方科技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考古队领队由曾经参加过当年中美联合考古发掘宋国故城的唐际根教授担任。二十年前,唐际根还是中美考古队中年轻的一员,二十年后,他将带着当年考古前辈们未了的心愿,继续行走在追寻“先商文化”、再探“宋国故城”的艰难之路上。再次返商、旧梦重拾,唐际根教授感慨万千。抚摸着一片片当年自己亲手写下编号的出土陶片,遥远的记忆汹涌而至,当年的豪情也卷土重来,再次迈出的脚步也变得愈加坚实而自信。他暗下决心:尽管一切还犹未可知,但这一次,一定要清理到底、一探究竟!

前几天,为了让我对考古工作有些基本的了解,配合做好这方面的报道,王良田院长又给我发来了央视的那套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我赶忙给他回了一个信息,我以前看过,但因为有关殷商的内容让他们一杆子指到了豫北冀南,没商啥事儿,作为商丘人太伤自尊,就没看下去。他回了简单的几个字:没事,那是以前,我们让他们回到商丘。

我们让他们回到商丘。这份不容置疑的自信,一定会支撑着考古人一直走下去。而我,也将用自己的方式跟他们站在一起,用镜头记录这场他们向世纪性考古难题发起的挑战,让历史恢复它本来的面目,让商丘的名字,与这几个千年来就一直伴随着她的“商”字并肩而立,毫无争议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恢复她深藏在岁月深处的荣耀,开启她愈加灿烂的未来!

文化快讯

2021年《开学第一课》讲述百年故事

由中宣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1年《开学第一课》,于9月1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视频同步播出。

据介绍,节目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李大钊、毛泽东、陈望道,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烈士方志敏、蓝蒂裕;从立志用知识建设祖国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到三代传承为国守边的阮齐民一家;从践行初心的闽宁第一批移民谢兴昌,到用教育改变大山女孩命运的校长张桂梅以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航天员、飞行员、奥运健儿等新时代奋进者群像,用榜样的力量激励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发愤图强。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也从祖国各地为全国中小学生送来开学寄语。(据新华社)



9月1日,夏邑县火店镇文化产业园,村民在加工出口工艺品。该镇在严格疫情防控前提下,全力进行工艺品生产,确保市场供应,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本报记者 韩丰摄

民间传说

和尚庄的由来

张启云口述 南秀山整理

在明末清初年间,老虞城西北城湖仅靠护城堤里边有个寺院,名叫北海寺。说这个寺院有个和尚,他姓啥叫啥谁也记不清楚。据说这个和尚约有五十余岁年纪,一辈子吃斋行善,每天除了烧香念佛外,他还常常外出行医治病,所以大户人家为北海寺院捐了不少钱。

在兵荒马乱年间,起义军与官兵枪刀交战,烽火四起。再加上旱涝之年,有的老百姓弃儿逃荒。据说北海寺院这个和尚,把弃儿收留在寺院,管吃管住,教孩子识字。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北海寺和尚心地善良,是个大好人。谁家孩子养不起就送到北海寺院去,还有的父母双亡的孤儿,这位和尚也收留抚养,从此,北海寺院竟变成了“孤儿院”。

年复一年,北海寺院里二十多名男女孤儿都慢慢长大成人。据说这个和尚在老虞城关外一里半处买了一块田地,约有十几亩。这位和尚又请人买砖买木料,拉土挑粪,在这十几亩土地的一角盖起十几间草房。这位老和尚又从中间作孽,让孤儿们成双成对,结为良缘。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些配偶孤儿都生儿育女了,人口越来越多,他(她)们不但耕田纺织,养猪喂羊,还饲养鸡鸭牲口,并不新建房屋。天长日久,慢慢就形成一个村庄。因为村庄是北海寺的和尚先建设的,居住的又都是北海寺院和尚收留抚养的孤儿,所以,大家都管叫它和尚庄。

转眼间几百年过去了,和尚庄越发展越大,人口也越来越多。解放后,和尚庄被划为孙楼大队的一个自然村。如今该村已有村民57户,约220余人。文革期间,在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利民公社有名在孙楼大队蹲点干部,他认为“和尚庄”这个名字太俗气,不雅观,于“四旧”的口味,于是,他建议就把和尚庄改名为新建庄了。大家认为,新建庄这个村名很适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新农村,新发展,新变化,是“破四旧,立四新”涌现出来的一个新村庄。后来经利民公社批准,从此,和尚庄就被改名为新建庄了。

慢慢的我们就成了老熟人。有一次,骑牛牛牛好奇的问到:“大爷,你小时候见过刘邓首长吗?”“见过见过,刘伯承救过我母亲的命!”张宜平就给我们讲当年的故事。1949年2月的一天,张宜平母亲因误食野菜中毒,情况非常危重,一家人一筹莫展。这时,张宜平突然想起经常逗他玩的戴眼镜的大个子军人,于是他赶紧跑到淮海战役总前委,向那位大个子军人哭诉了母亲的情况。随后,几名挎着药箱的解放军火速赶来进行施救,不到一顿饭时间,他的母亲转危为安。等部队撤走后,他才知道那个大个子军人叫刘伯承。还有一次,他和小伙伴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大门外,好奇地跑去围观,一名小个子军人不仅没有怪罪他们,还操着浓重的方言提醒:“抓好事,别撵着咯。”并让司机开着车带他们转了一圈。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位小个子军人就是邓小平。

既见过刘伯承又见过邓小平的张宜平是幸运的。70多年过去了,当初常在淮海战役总前委门口玩耍的孩童也已到了耄耋之年。而他居住的张菜园——豫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了一个承载着红色历史、流淌着红色血脉,且在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史上留有光辉一页的名村庄。

硝烟散尽,精神永存。如今,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首批红色教育基地、河南省国防教育基地、商丘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除此之外,位于商丘古城内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秘书处旧址也被精心修缮和保护,并获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共同成为商丘古城的红色记忆。

纪念馆前,红色生态广场精彩亮相。亭台精致、长廊曲折、绿地广场、景观石和氛围墙相辉映,村民在传承红色基因的浓厚氛围中,休闲娱乐,健身锻炼,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升!或问,老一辈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初心是什么?答曰,就是要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如今,心之所向,皆得所愿。

骑行商丘之二十八

古城的红色记忆(二)

□ 文/图书者



镇以东、浍河北岸的小李家村。根据战场形势的需要,12月30日,邓小平率淮海战役总前委从小李家村出发,来到朱集(商丘)火车站。邓小平先住进朱集军营,不久,又转移到商丘古城东南12公里处的张菜园村。在之后的83天时间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不仅在这里指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战斗取得全面胜利,而且于1949年2月9日在商丘古城召开了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位常委及中原局、李先念、张际春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

淮海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作战总前委,仍由刘伯承任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兼野战军政委。随后召开了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及中原局、华东局负责人参加的渡江作战会议。会议根据中

共中央指示,具体讨论和决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各项工作,并形成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因此,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又称渡江作战总前委旧址。2月28日,邓小平、陈毅离开商丘,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3月24日,刘伯承率总前委及中原野战军指挥部离开张菜园南下,开赴安徽省六安、合肥一带,指挥渡江作战。

走进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鲜艳党旗雕塑,雕塑下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一如大门外“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那行字。雕塑西边一座青砖瓦瓦的小四合院是纪念馆的主体建筑。正堂原来是总前委机关办公室兼会议室,东西厢房分别为警卫室、机要室。展厅内的大量资

料图片展示了淮海战役总前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和伟大智慧,表明了这个普通的院落落在淮海战役中所承担的举足轻重的分量。一幅幅珍贵的黑白图片再现了淮海战役三大阶段的进行情况和重要决策部署过程,展示的内容包括总前委的成立、战前态势、战役场面、战役进程和重大影响等,还展示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淮海战役的指示精神电文、电稿和总前委回复中央军委毛主席的电文影印件。这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资料。漫步展厅,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一个个故事,无不诉说着那段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

纪念馆是一座占地30亩、有20多间房屋的小院。80岁的张宜平老人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的“看门人”,也是张菜园村的老支书。看见我们这一大帮子骑行者经常参观,很是欢迎,